

英汉动物词的文化内涵比较及其翻译

李悦

(温州大学外语部, 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 动物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出现频率都很高。英汉民族思维方式和背景不同, 同一动物所承载的意义也就会出现差异。文章从英汉动物词汇的文化意义基本相同、部分相同、完全不对应、呈现语义空缺四个方面, 对动物词文化意义的产生作了比较, 并对如何保留动物词翻译中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动物词; 文化内涵; 翻译手法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707-04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 人们常常借动物来寄托和表达感情。由于受文化内容、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等诸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 中英两种语言赋予动物词汇以各自特定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动物词文化意义的揭示和研究, 不仅可以避免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而且对于不同文化的比较与导入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动物词的文化意义及产生基础

文化意义是指社会所赋予词语的引申义、隐喻义、借代义、联想义、象征义、感情色彩、语体色彩以及特有的含义^[1]。在浩瀚的词汇海洋里, 动物词往往蕴涵着丰富的感情色彩, 它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的意义, 还有内涵的、情感的、迁移的意义。尽管不同语言动物词的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相同或相近, 但具有其民族特征的内涵意义 (connotative meaning) 有时则大相径庭。廖光蓉认为, 动物词产生文化意义的基础有三点^[2]: 一是动物的外貌、生理、心理、性格、行为、习惯、作用等特征; 二是民族的文化内容、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包括神话、宗教、传说、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 三是联想, 联想是指把动物和另一事物联系起来, 而民族的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心理对于联想的产生起着潜在然而也是重要的激发和引导作用。没有联想的作用, 就不可能有词义的引申。“词义的联想和文

化意象 (cultural image) 实际上属于文化信息差异 (cultural information gap), 具体地说, 就是指词汇的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比喻意义和文化内涵^[3]。许多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其语词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因此同一动物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给人带来的联想也截然不同。例如, 提起“公鸡”, 国人往往会联想到“闻鸡起舞”“金鸡报晓”“雄鸡一唱天下白”, 但“金鸡”牌闹钟销往英美国家, 若商品名译为“Golden Cock”则恐怕无人问津, 因为在英语中 cock 有“雄性动物生殖器”之意, 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联想自然会令商品滞销。

二、动物词的文化意义比较

从文化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对比中英两种语言中动物词文化内涵的异同会有助于语言学习。通过对同一动物在英汉语言中文化意义基本重叠、部分重叠、完全不对应和存在语义空缺的动物词可能引起相类似联想等诸方面的对比研究, 可以透析出文化对词汇的影响。

(一) 基本重叠

动物千姿百态, 特征突出, 常被用来描述有关人或物的某种品质、性格, 使表达鲜明, 形象生动。各民族人民对某些动物属性往往有共同的认识, 从而对一些动物名称产生相似的联想。汉语和英语从动物的基本属性角度出发使用动物名称时, 其文化内涵往往是相同的。例如“狐狸”一词在英汉两种语言

中都会引起“精明、狡猾、多疑”的联想。汉语里“狐媚、狐疑、狐狸精、狐狸尾巴、狐假虎威、狐群狗党”等词多带贬义。英语中的 fox 也表示“诡计多端”之义,如: Don't trust that man. He's a sly old fox. (不要相信那个人。他是只狡猾的老狐狸。)由此可见“狐狸”与 fox 在英汉两种文化里是象征“狡猾”和“欺骗”的动物。

很多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民族的相似的联想。比如,在英汉两种文化中,豺狼凶残贪婪,汉语说“狼心狗肺、狼子野心”,英语也有类似用法 greedy as a wolf; 兔子的迅捷,汉语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英语有 as rapid as a hare; 汉语和英语都用“母鸡”(hen)喻妻子,汉语说“母鸡司晨家不兴”,英语中的 hen-pecked(被母鸡啄的)即指“妻管严”。这些联想表明不同的民族社会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或相符点点(correspondence),这些相符点反映在不同体系的语言之中。

(二) 部分重叠

除了由于共同的联想而产生相同的文化意义外,有时又由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动物名称可以表达相同的文化内涵。汉语里常用“虎”来比喻“勇猛威武”,如“龙腾虎跃”“虎踞龙盘”“九牛二虎之力”“狐假虎威”“如虎添翼”。汉语中的“虎威”在英语里却不用 tiger(虎),而用 lion(狮)来表示。在西方,狮子是力量和好战勇猛的象征,如 bold as a lion(如狮子般勇猛),majestic as a lion(如狮子般威风凛凛)。中国的俗语“老虎屁股摸不得”,对应的英语则说 Don't beard the lion.(不要挑逗狮子)。英国人还以 lion 为自己国家的象征,勇武大胆的英王查理一世被喻为 lion-hearted(狮心),史称“狮心查理王”。另外, lion 还引申作“危险”“险地”,如 place one's head in the lion's mouth(置身于虎口)。可见,由于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不同,英汉语言中设喻的喻体也不同。

汉英不同动物名称表达相同的文化意义,还体现在如下表达法中,如表示不敢做声的“噤若寒蝉”与 as mute as fish(沉默如鱼),表示焦急不安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与 like a cat on hot bricks(如热砖上的猫)或 like a hen on a hot girdle(像热锅上的鸡)。还有“牛饮”与 drink like a fish(如鱼饮水)、“落汤鸡”与 wet as a drowned rat(湿如落水鼠),a rat in a hole 与“瓮中之鳖”,goose flesh 与“鸡皮疙瘩”,“过牛马不如的生活”与 lead a dog's life(过狗般的生活)、“滑得像泥鳅”与 slippery as an eel(滑得像鳝鱼),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三) 完全不对应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沉积,社会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的观念、思维及想象。不同民族按照自己的思维规律、认识方法、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对动物进行联想,并赋予他们更多的文化功能。这些功能在不同的认识环境中,能激活不同的认识心理,并传达不同的文化图式。

英语的 cricket 与汉语的“蟋蟀”同指一种鸣叫的小昆虫,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化中,“蟋蟀”常给人以忧伤凄凉、孤独寂寞的联想。早在《诗经》中,蟋蟀的叫声就被作为农夫岁末困顿生活的映衬,如《风·七月》。此后,蟋蟀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其凄苦、悲凉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独中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宋玉·《九辩》),“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杜牧·《寝夜》),“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欧阳修·《秋声赋》),“恼碎芳心近砌下,啾啾唧唧寒蛩闹”(王和卿·《百字知秋令》),“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梦,已三更。……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而在英语中,自从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用过 as merry as crickets 以后,英美人就一直沿用着 as merry as cricket 这一明喻成语,cricket 成了欢乐、愉快的象征,如 C. Kingley 在 Two Years Ago 中写到:“I have not had all the luck I expected, but... am as merry as a cricket.”^[4]可见,同样的蟋蟀在不同的文化中所产生的联想反映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独特认识和态度以及独特的审美观念。

中国古代“龙”是有鳞有须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封建社会“龙”是帝王和高贵的象征。“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显赫地位,它不仅象征皇权、威严与神力,还象征吉祥、财富、前途和权力,象征一种蒸蒸日上的精神。中国人对“龙”的偏爱可追溯到原始部落的图腾时代,在整个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龙”已经超越了“图腾”和“法力”的实体词汇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凡与“龙”有关的词语无一不是褒义词,如:龙凤呈祥、望子成龙、乘龙快婿、龙马精神。而 dragon 在西方的象征意义与中国有关龙的传说截然不同。西方中世纪 dragon 是守候在地狱之门的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象征魔鬼与邪恶。在基督教里,龙被看做是一种不祥的动物。dragon 一词基本含贬义,喻指“凶暴的人”,如: We were really frightened of the maths teacher. She was a real drag-

on. (我们的确害怕数学老师, 她真是一个凶狠的脾气很坏的老太婆。)“龙”与 dragon 虽指示意义相同, 但二者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则是对立的、相反的, 所以“望子成龙”宜意译为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 而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势必会使西方人误解以至有损形象, 因此, 有人主张把中国的“龙”译成 long 而不是 dragon, 这大概也不无道理。

同一个动物词在不同语言中的文化内涵的褒贬能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态及其价值观念。汉语“狗”一词的概念意义是: 一种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的家畜, 与 dog 两词的直指意义基本相同, 但一涉及到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有关的文化意义, 这两个词就不能一一对应了。英语国家中, 狗被视作人们的忠诚朋友, 所以英语习语中, 常以狗的形象比喻人的行为, 此时 dog 不指狗, 更不含贬义, 而是代人的普通用语。如: a lucky dog (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it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时)、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但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则多为贬义, 如: 狗急跳墙、狗屁不通、狗尾续貂、狗仗人势、狗血喷头、狼心狗肺、鸡鸣狗盗、狐朋狗党。

(四) 语义空缺

文化不是等效的。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迥然不同, 有些动物词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 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却平淡无奇, 毫无文化意义, 两种语言的转换很难做到完全对等, 这就是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文化差异造成了动物词语义空缺现象的出现。所谓空缺是指原语所载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无“对等语”。一方面, 指称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相同的动物形象, 在原语和译语中的语用意义 (pragmatic implication) 可能相去甚远, 甚至完全相悖; 另一方面, 有些动物形象在原语中含有丰富的语用意义, 而在译语中却没有, 因而在译语中不能产生等值的意象联想。

汉英动物词汇里的这种情况显著地表现在 crane 与“鹤”这一组词上。“鹤”一词的实体词汇意义是“鸟类的一属”, 英语叫 crane。“鹤”与 crane 均有“鸟的一种”的实体词汇意义, 但英语中的 crane 只有因其颈长而具“伸长脖子”的引申义, 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意义, 如: Jane craned her head to look for her husband in the crowd. (简探头四望在人群中寻找她丈夫。)汉语里的“鹤”相对于英语的 crane, 却有独特的文化内涵。鹤在汉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①

对中国人而言, 它首先是长寿的象征, 如“鹤发童颜”“松鹤延年”“龟鹤齐龄”。《淮南子·说林训》曰: “鹤寿千岁, 以极其游。”古人以鹤为长寿仙禽, 后人便常用“鹤”为祝寿之辞。②由于鹤在鸟类中给人亭亭玉立的感观印象, 所以“鹤立鸡群”常用来形容仪表和才能出众的人。③“鹤”暗含“归隐”意, 如“闲云野鹤”表示自由自在, 不受红尘俗事所烦。再如刘禹锡《秋词》: “晴空一鹤排云去, 便引诗情到碧霄”, 喻“身处逆境, 直飞云霄, 冲天而去”。④鹤在中国古代就是稀少的珍贵动物, 物以稀为贵, 因此还可以喻美好的东西。如“焚琴煮鹤”是杀风景之一, 把琴当做燃料烧了去煮白鹤, 喻“随意糟蹋美好的事物”。⑤鹤驾“鹤驭”中的“鹤”为仙人车驾, “鹤驾何时去, 游人白不逢”、“鹤驭已从烟际下”, 又因仙人乘鹤升天, 故此两语又为死的讳称, 如“鹤驾不来尘世隔, 芙蓉城阙月茫茫”。

三、英汉动物词文化意义的翻译

翻译的目的, 就是要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 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奈达 (Nida) 指出: “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 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 并且利用信息论的道理, 说明译文接受者的接受渠道与原文接受者不同, 符合原文语言规律而不符合译文语言规律的言语不能或是很难通过, 这样的译文实际上不能或很难完成信息传递任务。”^[5]左鹰提出了翻译文化要把握好“度”的原则^[6]: 在准确传递文化信息的同时, 尽可能保留原语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 在译入语读者明显不能接受的情况下, 调整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动物词文化意义的翻译问题, 实际上是如何在译入语中处理由译出语的动物形象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及如何正确理解其内在象征意义的问题。互译的基础是动物的文化意义的基本对等, 应尽可能保留原语的形象, 并根据译语文化及语言习惯对不能对应的动物词采用形象转换、释义等不同手法。

(一) 对等译法

翻译等效动物文化意义 (基本重叠) 时, 对译即可。如: ①He's mad that trusts in the tameness of a wolf, a boy's love, or a whore's oath. (人发了疯才相信豺狼的温顺, 孩童的爱情, 妓女的贞洁。) ②He has a face like an angel, but he's really a terrible wolf. (他看上去像个天使, 其实是只可怕的色狼。) ③He is a political chameleon, always changing his views to win votes. (他是个政治上的变色龙, 为获选票, 经常改变

观点。)

(二) 形象转换(对应译法)

由于文化差异,许多情况下英汉动物词构成的短语是不能对等互译的,译者必须随时注意英汉两种语言是否有不同的文化图式,并尊重动物词的习惯用法,此时不妨采用形象转换法来翻译。虽然译文会失掉一定的民族文化成分,但它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如果将原文中的形象直译过来,不仅不能触发读者恰当的联想,还可能引起误解。若对原文中的形象进行替换,代之以汉语中习惯用来表达同一意思的近似形象,便可收到形神兼顾之效。如:① kill the goose to get the golden eggs 源于希腊寓言,比喻只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但汉语不说“杀鹅取卵”而说“杀鸡取卵”,喻体发生转换,动物形象改变,短语的意义和修辞色彩却没变。② You're a chicken, that's why you won't climb the tree. (你胆小如鼠,才不敢爬树。)在英语文化中,“鸡”常与“胆小”相联系;而在汉语文化中,能够在效果上对应又具有汉民族文化色彩的动物比喻就是“老鼠”。虽然这两个词的指称意义不同,但给人的联想意义是相等的。③ You can take a horse to the water, 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 (牛不喝水强按头。)

(三) 释义法

对于那些指称意义相同而文化内涵却截然相反或出现语义空缺现象的动物词,采用此种译法,可消除或降低语言文化差异对翻译造成的影响,从而使译文产生与原文同样的效果。如:① The bird has flown. (人犯已经逃走了。)② You can talk the hind legs off a donkey, but you cannot change wrong into right. 如果把上句的成语 to talk the hind legs off a donkey 直译成“说掉驴后腿”,读者很难领会其真正含义,宜采用释义法译为:你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你不能把错的说成对的。③ A tenant offering five

bales of cotton was told, after some owl-eyed figuring, that this cotton exactly balanced his debt. 此句中“猫头鹰”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象征“冷静、智慧”,而在汉语文化中却是“倒霉、厄运、不吉利”的兆头(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为避免误解,应将上句译为:一个佃农上交了五包棉花,老板精明细致地一盘算,告诉他说这些棉花刚好能抵上他所欠的债务。

应当注意到,英、汉两语中的动物习语,有时喻体相似甚至相同,设喻形式也几乎一模一样,然而其喻义竟然相异乃至相反,造成一种“似是而非”“貌合神离”的假象,翻译时需要特别小心。当动物象征意义的侧重点或褒贬意义不同时,便不能采用对应法来翻译,只可采用诠释说明的方法。例如英谚 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有人用汉语成语“亡羊补牢”套译,殊不知在英语中此谚意为 take precautions too late to be effective, 强调的是“迟”也,相当于“贼走关门”或“雨后送伞”,具有消极意义;而汉谚出自《战国策·楚策四》:“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可见“亡羊补牢”强调的是“未迟”,受到损失后及时补救,以防再次受损,含有积极意味,宜译为: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

参考文献:

- [1] 程立,程建华. 英汉文化比较辞典[Z].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5.
- [2] 廖光蓉. 英汉文化动物词对比[J]. 外国语, 2000, (5): 17.
- [3] 贾德江. 英汉词语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2): 30.
- [4]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5] 金耀. 等效翻译探索[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6] 左鹰. 实现文化可译的目标与原则[J]. 上海科技翻译, 1999, (4): 17.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E-C animal words

LI Yue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animal word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ir modes of thinking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re different, so the implied meanings of the same animal are possibly different. Animal names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have their respective lexical cultural connotations(LCC) which, in comparison,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similarity, part similarity, distinction and vacancy in equivalence. A tentative summary of the demonstrative forms and causative factors of LCC is made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animal words; cultural connotations; translation techniques